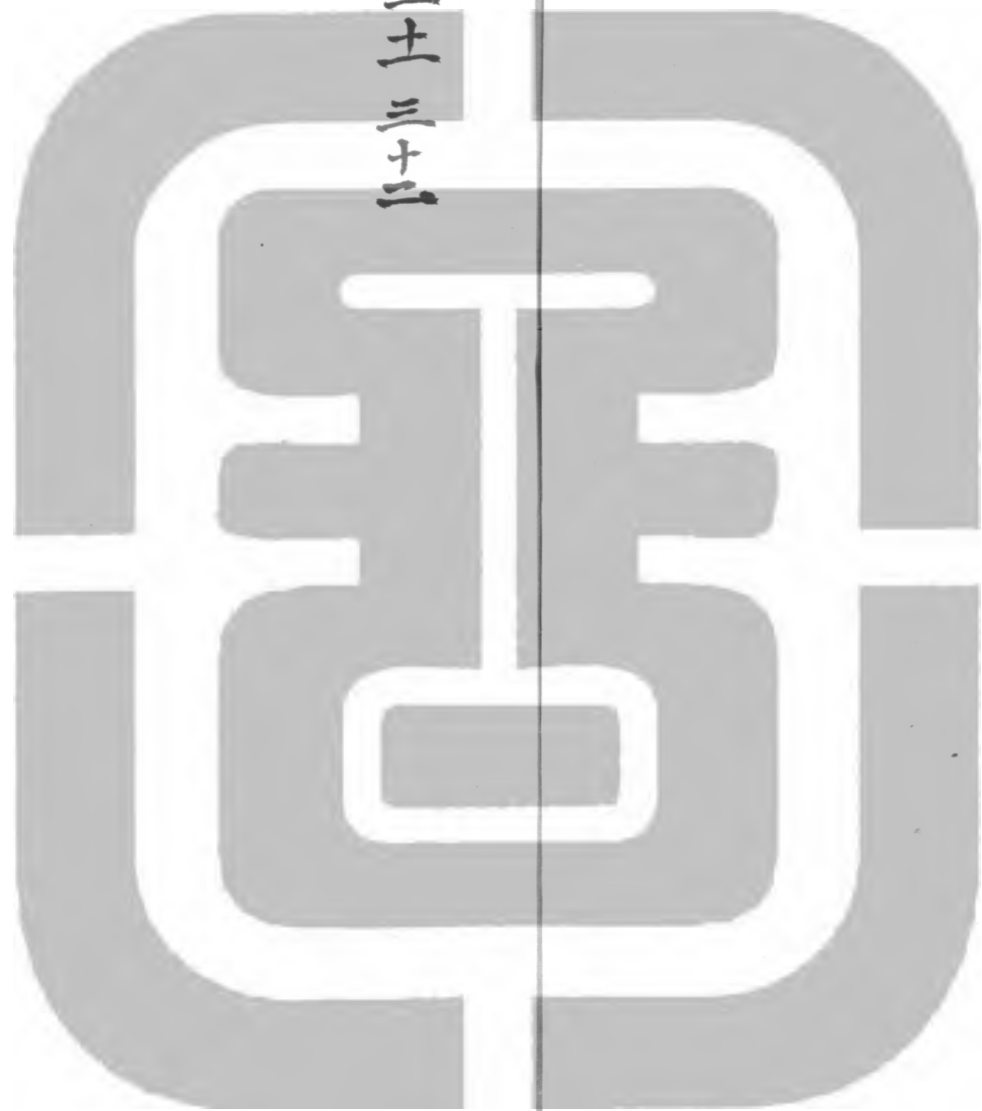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
三十二



刑

安吳四種
齊民四術



欽定四庫全書

讀律說上

南朝有律學唐沿隋制公式首載講讀律令之條至今因之
軍民能熟誦律文深明律意者准免牽連流罪一次說者謂
律意精深故設此條以勸講讀所以重民命者似已然於先
王治天下微權之所寄蓋猶未見也僕於友生之績學工文
者無不勸其讀律或以為知其必將出而問世故預習法家
以免受欺幕客而不知非也吾人既多見聞有文采則父兄
鍾愛友朋欽服放曠襟懷易涉邪僻其所學又足拒諫飾
非誰復能匡救其惡者唯讀律而內訟行習或麗科條無可
自欺則必慚懼交迫是省身之要術也故先檢核二死苟有

高移卷石

卷三十三
律學

二
高
考
卷
五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一

齊民四術卷第七

刑一

讀律說上

南朝有律學。唐沿隨制。公式首載講讀律令之條。至今因之。軍民能熟誦律文。深明律意者。准免牽連流罪。一次說者。謂律意精深。故設此條。以勸講讀。所以重民命者。似已然於先王。治天下微權之所寄。蓋猶未見也。僕於友生之績學工文者。無不勸其讀律。或以為知其必將出。而問世故。預習法家。以免受欺。幕客而不知非也。吾人既多見聞。有文采。則父兄鍾愛。友朋欽服。放曠襟懷。易涉邪僻。其所學又足拒諫飾非。誰復能匡救其惡者。唯讀律而內訟行習。或麗科條。無可自欺。則必慚懼交迫。是省身之要術也。故先檢核二死。苟有

有犯焉雖未敗而露實已當古所謂罔生迫生已非力求所以自贖則不可以立人世自贖之道唯在隨時隨地以濟人利物耳次及五軍三流以至五徒各條身果無犯則可廁鄉黨自好之列以老死牖下如有犯焉求贖又豈可緩哉必至杖笞瑣碎概無罣誤則庶幾今之成人矣已犯既力來自贖未犯夫豈敢輕蹈刑之訓殆謂此也至律許免牽連者以深明律意之人自不犯法而牽連之事不內自主故許免牽連而不及正犯若其身涉正犯則知法犯法豈得妄援免科乎自省既久一旦出身加民自必慎恤並至為地方造無窮之福此僕勸人讀律之指也

今上御極之初曾以大臣言

飭查各處陋規明以予之一時都下譁然以為必不可行唯僕歡喜踴躍頌為至善之政然心終疑封圻大吏莫肯一心奉公而自持威權者未幾而不奏入竟如所料而建言者亦不能堅持其說遂使天下無不犯法之官至可悼惜蓋為民上而身先犯法何以令衆吏治之不陽民生之不遂所從來者遠矣此則非匡居讀律之所能為功也

讀律說下

讀律以省身前說盡之至於出身加民則尤當詳審律式輕重以救時弊而挽頽風經所謂明刑弼教世輕世重者也時

白門券選文
弊至重者在廉恥道衰而廉恥之衰唯士人為尤甚仕途今
為極寬而惟出身考試者名曰正途士人倖獲兩舉上者儕
侍從下乃主一邑其重如此顧自其為童子時已不憚以身
試法及乎立朝豈可望其慷慨引大體臨民豈可望其深求
民間疾苦是猶以利刃資劇盜其為害可勝言哉世所最不
齒者曰當娼曰行竊而娼與竊罪止論杖至於考試舞弊重
則殊死輕且外遺律式之懸殊甚矣考試之弊百出大要有
三曰辨夾帶曰倩鎗手曰打關節數十年前為此者尚知諱
飾近則明白告人而不愧不作且有假托以自詡者娼與竊
雖隨處有之然未聞有面人自承者是士人之於廉恥尚遠

出娼竊之下也近年試弊頗有敗露雖十不及一而亦足以
示懲創無如敗露之案主者意在保全以為忠厚莫肯窮
究根株彼作弊者固志在求利然未嘗不畏法而前車始覆
後車接迹者知主者之必不執法也父師訓誨子弟不與講
貫經史文法而專為之訪求遺文覓書手作方寸千言細字
掌握之間輒可萬篇鎗手且有攬頭皆于試期前先集面試
以定賄價拜門遞條略不避人以上三事而得手者指不勝
屈果能從敗露之案逐節研究上及其父師旁及居間說合
造作之棍徒依律重究必可稍挽狂瀾使後來者畏威遠罪
維將喪之廉恥絕流傳之謬種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大矣

白門券通陽文
不此之務而惟是曲是事以為積福其弊不使天下士人皆
喪盡廉恥不止也較之縱盜殃民其效實有倍蓰千萬者若
謂試弊必除而真才始見八比八韻曾何關世道人心之數
而詡為真才嗟其屈抑乎唯舞弊者波靡而不知止則害廉
恥以害政事實有算數譬喻而不能盡者故腐心切齒而詳
說之世豈無有心世道人心之君子乎當不以僕言為謬誕
也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八

齊民四術卷第七

刑一

議刑對

嘉慶十六年試春官畢刑部尚書金公光悌招至其第襄核
秋審冊至山東民人黃某因妻與子皆他往見媳在室內刺
繡即入室行強媳急取剪刀戮其臂乃得脫黃傷平復媳擬
絞候入服制情實一案予曰此案當從前率行照覆可
檢舉也金公曰此案並無出入且較舊例已為未減予曰從
前係照子婦毆舅姑律擬斬決改監候至乾隆中始以四川

案改擬絞候世臣審知之然大司寇所職在準情酌理維繫
治化非如外省小吏奉行例案已也夫子婦之於舅姑有犯
一切與子同論者徒以義重也當黃某淫念熾起之時翁媳
之義已絕律載子婿遠出而婦翁嫁女及縱容犯姦者皆為
義絕有犯以凡論禮之婦稱翁曰舅女夫稱婦翁曰外舅服
制雖懸殊而情義本不相遠况使媳被害挾而竟從將不擬
以斬決乎拒之又得絞候是為女子者不亦進退無生路也
耶金公曰此案必邀
免勾將來減流收贖罪屬虛擬何必苦爭予曰世臣豈不知
此案之必邀

免減贖乎然父母在不有私財日後減等收贖之銀仍由翁
出數年之間婦色或未必遂衰而其翁淫心猶熾婦知守貞
之所獲者不過數年囹圄拘囚之苦而其翁且以為姦媳無
罪而律不准其拒也抑貞為淫終陷大戮理勢所必然者矣
金公曰吾子意且若何予曰凡人調姦擬杖而期親即擬流
凡人強姦未成擬流期親當加為外遣而本婦依拒姦勿論
離異歸宗方得理法之平矣金公曰以婦之故而罪其翁非
所以尊名分也予曰翁媳犯姦男女皆斬決何嘗分別名分
以為減殺乎且整飭倫常以官法治亂民非為媳報仇也何
害金公曰然則又何以離異其婦予曰與翁既義絕不可更

白川考選國文
為其子婦矣且父以妻之故得外遣而其子猶以為婦非所以教孝也故必宜離異閣下果決計世臣當為具稿反覆比引必蒙

垂允金公曰吾子言誠辨然吾在刑部三十餘年未見有於秋審時翻盡前案者言之徒使老夫獲咎必不能行也是年夏末伊犁將軍公晉昌讞一獄情節同此而新疆無例案可援具奏請

旨奉

特旨將其翁發遣為奴而釋其婦其秋山東撫臣援伊犁案覆奏乃置黃於法而著為例

議刑條答

嘉慶二十五年夏刑部尚書韓公諭飭司員將現行律例中有未安者各獻其疑以憑奏明修改時余滯迹都下刑部諸君來問者十餘人各為條議數事其呈堂蒙采錄與否不可知是年仲冬集錄各稿刪併具於篇

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門殺傷二等竊謂此夜無故入人家內即例所謂圖姦未成罪人也何以明之諺言夜無故入人家非姦即盜然竊盜已行不得財笞五十而此律杖八十比已行未得財之竊盜罪加三等是此條之非盜也明甚查和

白明券通國文
姦律杖八十。既有圖姦之實迹，故即以姦罪科之。然律不云圖姦未成罪人，而云夜無故入人家內者，蓋姦者人情之所深諱，其姦既未成，婦女之有約與否不可知，君子不欲深求以傷良家之心，故科以姦罪，而諱其姦名，入於盜賊門者，仁厚之至也。議者不能深明律意，乃於殺死姦夫例內，續增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本夫及本婦有服親屬，未問登時事後殺死者，均照擅殺問擬絞候，及婦女拒姦殺人，除登時勿論外，其拘執後疊毆致死，係調姦照擅殺減一等擬流，係強姦再減一等擬徒，兩條應請於本律下增注云：若白日入人內室圖姦有確據者，同論，而刪殺死姦夫例內之續增兩條。

以免參差

縱容妻妾犯姦，律載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若買休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其夫別無賣休之情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婦人餘罪收贖，給付本夫。從其嫁賣，妾減一等。說者因本律注有因姦不陳告而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一百，姦夫姦婦各盡本法之文，遂謂此條並非因姦。凡民間以本夫不能養活，嫁賣其妻者，皆科賣休，以致嘉慶十六年，有山西趙姓買娶有夫之妻為繼妻，而繼妻謀殺姑及夫兩命，援引買休離異，仍依凡論之案，竊謂買休賣

白川考選文
休若非有姦在前。自當入嫁娶違律之門。且夫妻相守人之至情。或以貧難飢饉。離散逃生。任教養斯民之責者。方當引以為愧。至小民力不能依禮聘娶。買妻以圖宗祀者。揆以情理。又豈能齊以一切之法。是尋常因貧賣妻之案。不得指為買休賣休。斷無疑義。又律載強占良家妻女及妻背夫在逃。自嫁皆坐實絞。買休人用計逼勒。情同強奪。婦人用計逼勒。罪浮逃嫁。何以罪名懸殊。至於如此。詳繹律意。和姦姦婦姦夫各杖八十。姦婦從夫嫁賣。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八十。婦人離異。縱容犯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婦人離異。蓋和同相姦。必賄本夫。至於縱容。必係姦夫姦婦。

多方銜誘。以致本夫利其資助。故比和姦皆加一等。至於買休賣休。姦夫戀姦而圖奪。姦婦戀姦而棄夫。本夫始則利財。縱容後遂以妻歸之。故又各加一等。和姦律內嫁賣與姦夫。止杖八十。而賣休則杖一百者。蓋彼係比時識破。此則縱容已久。無恥更甚。故加之也。其逼勒賣休。因有縱容在前。開門揖盜。孽由自作。故買休人及本婦之罪。止科輕徒也。然律不云姦夫。而云買休人者。蓋稱以姦夫。則本法止杖八十。此重在買休。故稱為買休人。不得以文無姦字。遂疑其非因姦也。且律目已明言縱容犯姦。已然。縱容律皆離異。何以逼勒賣休。仍給本夫嫁賣。而不坐本夫以賣休之罪。蓋為愚懦小民。

白川卷之四
內不勝姦婦之刁悍外不敵姦夫之豪強迹涉縱容情實隱忍律言別無賣休之情者謂平日並未利其資助故俯念惠民之隱衷而免其科然本夫既已知情則買休人及本婦自得概從輕典本夫初本出於迫脅終不利其資助是與實心縱容者有間故婦人仍給本夫然止聽嫁賣不聽願留可謂仁至義盡者也查例因隨時整飭故輕重多與律殊律注皆為申明律意而補其不備唯此注與和姦文歧出致滋疑竇應請從刪

律載犯罪得累減之條原指案犯內為從自首公罪遞減之類而言因而犯罪減等發落而又遇赦者亦援累減之條以次遞減故鬥殺例擬絞候自非情近於故皆得歸入緩決及邀

恩免勾計年減流減流之後若遇

國慶及清刑雨澤愆期等曲赦又得以次減徒其遇大赦者徑得援免而死者之子有於赦後相報復者以故殺論斬永禁本為廣

皇仁而重

國法豈容更生他議惟人子之於父仇義不共天克犯遇赦即還本家近在目前情難矜忍查唐以前有命犯遇赦避仇千里之制所以下體人情上尊禮教竊謂鬥殺入緩減流之

白門券選附文
犯已得全生若遇小赦不必更援累減遇大赦即就配所前
除為民其未減之前遇大赦者即免為民而遷徙之若死者
之子尋至遷徙之處仇殺者仍照現行事例科以故殺若遷
徙者乘間逃回遇仇戕害仍應查照殺死罪人本律量加辦
理庶足以伸孝思而警兇黨至歷朝赦典原為湔除近乃加
記冊檔赦後再犯加本罪一等是本為湔除而反增疵類義
無所取至徒犯以上援免遞籍而經過官司仍行收禁尤為
本末不稱俱應請改

律載妻妾夫亡改嫁與舊舅姑有犯並與舅姑同奴婢與舊
家長有犯依凡論注云妻妾被出及奴婢贖身者皆不用此
律竊謂婦人從夫故事舅姑如父母徒以義重也夫亡改嫁
已自絕於前夫之家因其絕也不出於舊舅姑之意故未便
同轉賣之奴婢竟依凡論然議刑必與禮相權輕重古禮婦
為舅姑服與同居繼父相等繼父不同居則服三月今婦服
改為三年而舊舅姑則無服衡其情義與異居繼父同科已
可明其夙分古人為舊君制服三月而舊君無禮者則不服
律注之所以謂被出不用此律今贖身奴婢既另有專條改
科輕典應請增修例文妻妾被出及夫亡後由舅姑逼嫁者
同凡論其由婦人自願改嫁而舅姑依禮主婚者與舊舅姑
有犯依繼父法

白晝搶奪例載凡搃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為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實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發邊遠充軍再犯發原搶奪地方枷號兩個月照前發遣詐稱內使等官例載凡詐充各衙門差役假以差遣體訪事情緝捕盜賊為由占宿公館妄拿平人及搜查客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犯該徒罪以上者無論有無簽票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若審係捏造簽票執持鎖鍊所犯本罪未至擬徒但經恐嚇詐財者即照蠹役詐贓一例問擬仍各加枷號一個月未捏有簽票止係口稱奉差嚇唬者杖罪以下亦加枷號一個月發落若計贓逾貫及雖未

逾貫而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均擬絞監候拷打致死及嚇詐忿爭毆故殺被詐之人者均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如假差有偽造印信批文或以捕盜搶奪傷人按律應擬死罪者仍各從其重者論若被詐之人毆死假差者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謹查恐嚇取財例載凡惡棍設法糾眾繫頸謊言欠債逼寫文券者不分曾否得財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監候又載克惡棍徒無故生事擾害良人發極邊足四千里又白晝搶奪律載勾捕罪人因而竊取財物准竊盜論又例載出哨官兵乘危撈搶照江洋大盜例不分首從斬決梟示又強盜例載捕役兵丁為盜均照為首律

斬決造意者梟示各等語推原例意凡以棍徒糾黨橫行公然挾勢滋擾不得不加重懲辦以安善良彼此參觀竊謂此二條尚有應行修改移併之處其止口稱奉差相機嚇詐未經得財即被捕控到官者應分別有無假印照詐偽律辦理若其黨勢橫狠平人被其嚇唬出財買安即使贓數較少必係貧難無出核其情罪實與無故生事擾害之棍徒無異似難比勾捕罪人因而竊取之條計贓科罪必入杖徒方行加重又蠹役詐贓皆施於有事之人與此平空設計者迥不符合若至排圍圍屋將平人鎖捆拷打逼索搜搶是則與惡棍之繫頸逼券事理無殊比強盜之捆縛嚇禁情形一轍况強

盜雖為閭閻劇害然猶自居匪徒而目人為事主此則轉目事主為盜賊而自居捕人又強盜之來本家悉力拒守鄰佑例得協拿此則以搶劫為營業以緝捕為屏翳本家戰慄鄰佑屏息及至識破機關業已身嬰桎梏甚至將至荒僻拷逼扳引明目張胆按戶搜括害徧愚懦既多畏累而吞聲偶逢敗露又得倖邀乎輕典是以此等案件所在時聞水鄉尤甚似宜準情變通從嚴懲創至於被害之人有與爭毆適斃者應核明死者情罪查照致死克惡棍徒及本犯應死而擅殺與格殺各律例分別辦理以昭公允而垂炯戒仍應以類相從分纂於詐偽恐嚇強盜各門以免牽混

白中券送陽文
威逼人致死律載凡人杖一百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
斬推原律意惡其以罪人而敢為強暴以至害命故重其法
而本條例載凡與婦人並無他故輒以戲言覲面相狎致婦
女羞忿自盡者擬絞監候其因他事與婦女口角彼此詈罵
婦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及並未覲面止與其夫及親屬互
相戲謔與村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出語褻狎婦女聽聞穢
語羞忿輕生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查覲面相狎有近因姦
而事殊威逼絞斬同為死刑已屬不符律意至彼此詈罵以
下三條與姦無涉而從死刑量減尤為未允謹按律文姦盜
同科而竊盜例載竊盜逃走事主追捕失足身死及失財窘

迫因而自盡者如無拒捕傷人及贓重積匪三犯各重情照
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然檢查姦律則因姦釀命擬徒
之條實無明文良以屢次因案加重將本例刪改無存查現
行條例惟本夫及各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婦者本夫問
擬滿徒親屬各按服制本例減一等姦夫俱擬滿徒其本夫
登時殺死姦婦則本夫杖八十姦夫擬絞親屬登時殺死姦
婦則親屬擬滿徒姦夫擬滿流夫立法以懲奸固不可市恩
以縱惡又豈可深文以罔民世輕世重實異祥刑和姦本律
止杖八十今例加為滿杖枷號然去滿徒相差五等其殺死
姦夫分別登時非登時相懸至遠者原於維風化之中仍寓

重民命之意至殺死姦婦登時非登時止宜於殺者分親疎別輕重姦夫同一因姦釀命再行區別於義無取姦婦同係罪人殺者既得減科姦夫何緣議抵雖未便竟同止殺姦夫之姦婦僅科姦罪擬以城旦實足蔽辜若云本夫登時殺死姦婦止杖八十不同事後杖徒故重姦夫之法然不聞兩徒可敵一絞也應請修復因姦釀命本例凡有獲姦止殺姦婦者無論本夫及其餘親屬不分登時事後姦夫概擬滿徒以歸畫一至調姦未成而婦女捐軀明志例准旌榮所以勸節而狂且始念實不及此竟與擬抵似近過當若謂貞婦無辜殞命不得與失身之婦被殺同科則事主追賊失足豈云自

取况彼盜已成而此姦未成同擬杖徒何疑輕縱應請凡有圖姦實迹但不至於強暴者概坐滿徒其僅止覲面相狎並無手足勾引挾制窘辱者比例量減至並非覲面止與其夫及親屬惡謔與愚民出語穢褻本無圖姦之心者皆當比引威逼正律科以滿杖其因事互相詈罵者則依肇衅釀命杖八十凡罪止擬杖者其輕生之婦女正所謂感慨自殺計畫無俚無庸一體議旌再各例內有比照某例治罪而本例已經刪除者甚多意為高下殊非明昭法守之道應請於各條律文後先纂本例申明例目使以後本條或別條比照之文皆有依據其事犯相似而槩出各條罪名闕多出亦宜先

白門券選路文
將罪同者修於前為正條而將隨人殊科之處分晰聲明於正條之後務使詳盡若本例實有未可復用之處則將比照之文查核刪除以免疑竇

庚辰九月為所親條列八事

一案件積壓至為閭閻之害本年恭逢

大赦除十惡謀故之外已發未發已結未結咸與湔除有以赦前事告訐者罪以其罪在民控訐則為誣告在官受理則當為故勘然民間田土界址錢債婚姻仍應與剖斷結正以杜葛藤此等案件既屬無多所有應得罪名又可援赦尤易了結應請

飭行督撫嚴飭所屬將以上各舊案摘出或勘或訊悉與判結則積牘盡清新案可以隨時審理不至再有積壓拖累平民其奉行不力延擱偏袒釀成上控京控者即照易結不結例參處至前後京控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發各件一體分別應結應銷遵照恩詔事例悉與查辦

一州縣自理詞訟例載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是否依限斷結從前各州縣積案繁多並不遵例摺報止于交代時造案彙件交代冊由道員核送臬司轉送藩司入于交案其冊內開載寥寥數件久成具文本年恭逢

赦典刑獄擴清可以申明定例釐飭官常應請

飭行督撫責成道員嚴飭州縣將自理詞訟遵例將已結未結及如何斷結之處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其有隱匿遺漏草率遲延俱照例移司詳院參處道員失察及徇庇者由督撫照例參處庶小案不致再積免釀大獄已

一外省攤捐之款日多一日大州縣有每年攤至七八千金者小州縣亦不下千金以廉抵捐數常不敷州縣官上虧國帑下賤民膏常以此為藉口查各省公事如承辦料場鋪墊供給公項不敷承解顏料磚木撥船水腳不敷勢不能使一人獨任賠墊自應通力合作全省攤幫至院司書役紙張

飯食鹽菜提塘報資俱係耗羨項下作正支銷之款其各上司自出告示自應捐備紙張定例嚴禁攤派近來各省任聽奸胥巧立名目逐件稟請詳攤每省每年至有數千萬兩之多應請

飭行督撫申明定例嚴行裁汰其院司書役除額設之外酌留貼寫辦公其缺主盤踞冗役朋充槩行斥革以節浮費而杜招搖如原設紙張等費委實不敷該督撫將該省耗羨通盤籌畫酌量奏明加增則書役既足辦公而州縣亦無所藉口以飾其貪贖矣

一各省司庫皆有附貯之款多者至百餘萬少者亦數十萬

白門券遊閣文
通計各省應不下千數百萬兩存貯多年並不報部撥用止于每年辦春秋二撥之時隨撥冊報院積數日多存庫又久難保無奸胥乘機弊混之事應請

飭行督撫查明報部酌量撥用以裕經費而杜舛錯

一外省保舉人員雖出切實考語而無切實事蹟應請

飭行督撫嗣後保薦升補人員應將該員歷過任所從前如何難治該員到任之後命盜竊賊以及自理上控各詞訟逐漸減少若干分數是否任內並無被人京控上控之案從前拖欠錢漕近已踴躍輸將是否年清年款切實成效叙入摺內以憑

飭部查核不得僅加虛獎致啟鑽營其本屬易治之區而該員到任後轉致案件繁多錢漕拖欠者即以昏庸參處

一外省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交之案例限四個月兩個月不等逾者參處若任意展扣則處分尤嚴近來各省多有

欽部案件延至三四年不結者其弊由于刑部主核覆吏部主議處限期有應准展扣不准展扣之分吏部未諳刑名唯照刑部來咨查例定議刑部又以參處逾限事屬吏部唯核明案情應准應駁于限期一節竟置不問以致兩部書吏彼此關照使外省得以任意展扣且有遲延太久無可措詞者

白門券通階文
摺尾竟不聲明是否逾限刑部既不查詰吏部遂至無案可稽所以外省拖累無辜羈候省城經年累月者一案常至數十人擾害良民莫此為甚應請

飭行刑部責令嗣後核覆案件即將審限應展不應展之處確切于本尾聲明其有應參處者知照吏部議處督撫摺尾不聲明限期者一并參處以挽痼習

一各部各司皆有則例永為法守司員果能悉心推究何難通習况遵例不遵案疊奉

大行皇帝明諭尤為簡約易循然部中自日行稿案以及奉旨交議之件堂稿出于司員司稿出于書吏書吏又別請稿

工引案附例上下其手是以外省事無大小部費為先堂司各官莫不欲剔除書吏之弊然不能明晰例案欲求權之不歸書吏稿工其可得乎應請

飭部院大臣轉飭實缺及行走各司員限三個月內將本司則例詳細講求三月之後集而考校之其能約記例文及通曉例意者定為優等酌量鼓勵其全不諳曉又不上緊學習者分別撤任降俸以觀後效如此一二年間迭經數考部中司員皆明例案書吏自然無權不能舞弊矣外官知部書無權一挂吏議無可挽回自必飭其廉隅且該司員等將來內擢卿寺外放道府亦得駕輕就熟之效至部院大臣亦宜時

白門券選閣文
以例案自課于司員晉謁畫稿時隨事詰問以造真材

一外省公事皆有幕友佐理是以書吏之權較輕于內然幕友與書吏結聯為奸則遂不可究詰定例院司幕友不許過五年後任不許接前任舊友違者議處甚嚴原以日久則弊生不可不防其漸也近日外省院司幕友甚至有盤踞數十年接連七八任者其弊由于督撫兩司首府同在省城官雖互相監督幕則連為一氣一處換官則三處之友并力引援偶有生手參錯其間則三處并力傾軋必使之仍延舊友而後止該幕友皆住家省內年深月久院司書吏奔走其門通書遞息曾無間隔且每遇案件授意書吏先查成案具稟請示幕友即于該書稟上批准更或迭加批駁俟該書再三掇案稟辨仍復准其原稟在本官見幕友批駁該書以為秉公不知該書實先受幕指以為騰挪日期外間議增賄賂之地即有精強之員難保不墮入術中若稍近聞允則唯拱手受成而已該幕等根深蒂固招聚徒從薦興府縣管理刑錢重務府縣知延其徒從則公事順手并可藉為關通外省吏治之壞多由于此應請申明成例

飭行督撫將盤踞之舊幕概行驅逐別延有品績學之士佐理亦不得逾五年定限則書吏與新幕既非素識心有畏懼而新幕無書吏為其爪牙彼此顧忌不能任意妄為

再武職在省委署及補缺時必先考弓馬其升補俸滿引見亦必先于兵部堂考弓馬文職之律令即武職之弓馬也應請

飭行督撫于初選人員到省照考教官之例核明是否通習律令分別等第以為進退其俸滿升補人員引

見驗到後由吏刑二部會同考核既以知該員之賢否又以驗督撫之是否奉行如是一二年外官皆明于律令幕友書吏自不能勾串賣法于吏治民風所係匪淺

書專刻補洗冤錄集證後

韓子曰無參驗而必之者誣也夫讞獄莫重人命定讞必憑屍傷唐紹隨而刑書始著檢驗之方猶無間焉至宋乃有洗冤集錄而平冤無冤二錄繼之洗冤錄即集三書而成者近有錄表尤簡明較前式致詳慎已然錄載致死而無傷痕可驗者如灰桶蠟鷄之類必屍腐檢骨乃有辨識若旣捲醉人唯聞酒臭銀鋤腐臟並無驗法其痧脹及陰陽各症情形悉同服毒若以毒狀既明不加試探必成冤獄又中毒服毒灌毒竟無辨別遇此其何以措手耶幸見此編遠導書冊旁稽積於以申錄說之未詳補錄載所不備至鴉片晚出近事多被此毒獨能標出成式使有依據至有疑不能明仍從蓋關可謂必之參驗而不誣者矣又復章斷句分圈點關鍵更於

眉端摘要博論使讀者如奉提命黑海慈航庶幾儼似予尤願得是編者於身所親歷及聞見真確如有可證明存疑待考諸條者隨時補入也故書其後

為胡墨莊給事條陳積案弊源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為直陳外省案件積壓之源敬抒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照聽訟乃無訟之基積案即興獄之漸民間雀角細故有司隨時聽斷別其曲直則貧懦有所茫而足以自立兇強有所憚而不敢滋事若經年累月奔走號呼有司置之不理是始既受氣于民終更受累于官則其憾無所釋構怨

泄忿于是有糾衆械鬥者有乘危搶劫者有要路仇殺者有匿名傾陷者并有習見有司疲玩不以告官徑尋報復者此皆以積壓小案而釀成大獄并使人心風俗日趨刁悍之實在情形也我

國家量能授官其有志振作率屬勤民者諒不乏人而臣聞江浙各州縣均有積案千數遠者至十餘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結節經各上司飭屬清釐塵牘如故豈俱闕冗不職玩視民瘼者乎蓋聽斷之權在官而勾攝之事在役假如甲乙構訟甲富而乙貧甲賄役而必拘乙乙知甲之賄厚以為衙門有人勢將必勝非上控以架案即遠避以逃案矣或乙

直而甲曲值長官廉明無可闕說則甲必賄役以擱案矣復
有兩造俱到書役婪索未厭不送到單又有蠹役私押留難
既久兩造互避原告久候而歸被告即來催審及補傳原告
到案而被告又去展轉稽延舊案之審無期新案之來日多
此胥役擱案殃民之實在情形也然各州縣中豈無不與胥
役為市而力振積弊者乎實由書役承辦案件皆有賂墊長
官習知其苦累情形不得不量予假借以為調劑查外省公
事除河工鹽務之外凡州縣上下文移紙張書工封套印硃
皆由各書捐辦遇有大案通詳詳冊六套每套至數萬言限
期急促催覓書手所費官既不認唯有標賞呈辭俾資津貼
至于衙役辦公始則勾攝繼則解送尋常案件杖徒解府軍
流以上解司過院命案犯例亦解司其命犯招解唯謀殺情
重有首從加功或二三人外間故各殺皆止正兇一人至盜
賊鹽梟多有一案招解至十數人者承辦原役不過一二名
及至解犯例須一犯二解本役督解勢必催倩散役又人犯
到官未經定罪收禁之前皆須原役供給飯食又解役到司
府時例須一人在監伴犯一人在外籌送囚飯苦穢情狀非
齊民所堪故應催之人大約無賴匪徒係原役按照解審正
限核計將囚飯役食筭交催役外加催值若干使費若干言
明若到上發審稽延計日再加本役名為督解實不上路該

犯知到上翻供則解役拖累中途虛辭恐赫需索酒肉開放
鐐靠該役不敢不從甚至每過市集強索各鋪財物與該役
朋分常有中途失囚解役俱逃者臣查外省案件以州縣為
承審官府司為勘轉官命案統限六個月州縣分限三個月
府司院各分一個月盜案及尋常案件統限四個月州縣分
限兩個月府司院各分二十日命案以兇犯到官之日起限
盜案以起獲正贓之日起限故解審一案到省畧無留難加
扣一日五十里之程限往返已須百日假如一案三犯例用
六解九人百日飯資已非百金不辦再加投文鋪監伴監鋪
堂各費雖痛經裁革勢不能盡而犯到司府供稱不符即行

發審府發附郭展扣發限審一月司發首府首縣亦展發審限

一月審上復駁別委他員又起駁審限一月并有撫院過堂

時因案情未確駁回臬司而該司復發首縣另起審限者是

正限之外可以發審駁審等名目展加限期幾逾正限雖例

有任意扣展嚴議之條而外省摠得以委審駁審挪移遷就

故一案招解到省往返摠以百日為期一犯所費摠以五七

十金為率凡此費用皆由原役賠墊是故每案起解之時原

役即以預支工食為名先借庫項借項不敷便指案稟求籤

票及到省日久催役信索接濟原役在家籌費送省又復指

案索票至再至三擇肥而噬該役既得賞票之後持票下鄉

魚肉小民情狀萬變即有被害之家告訐到官勢不能不稍為袒護此書役之所為得遂其索詐之私用其未攔之技而滔滔不可禁止者也至于捕役以緝捕為職而獲盜則案招解翻供原捕以至覆家故劾賊者常逸而肥捕賊者常勞而敗閭閻驚擾職由于此并有瘠薄之區貧役不能墊賠解費命盜等案到官收禁事主稍弱即薄加懲創不行詳辦者其民習見殺人不死為盜無刑所以貧僻下邑民風更壞是故大獄之興源于小訟之不結小訟不結源于胥役之賄攔胥役賄攔源于解犯之賠墊解犯賠墊源于發審之展扣夫流之濁者必澄其源湯之沸者必去其火此言正本清源之易為術也方今小民京控之件經部院奏請交審者現奉

諭旨必須督撫親審不得轉發其餘小民上控經府司兩院親提或督撫飭司道親提司道飭府州親提者皆係提取全案人證勢須隔別研訊互校供詞有非各上司一人之力所及者或猶需借助羣才至于招解人犯已由本州縣研訊得情命案有兇器屍傷盜案有賊具正贓方始定讞招解衆供確鑿備載書冊解到府司不過核對正犯供詞是否與原審無異如州縣有刑求捏飾賄囑等弊該犯一見上司勢必嗚冤就供指摘果其冤抑有狀輕則駁回再審重或提案親鞫

白川秀遠隱文
方足以得真情而昭平允今犯一到府即發附郭附郭與外
縣誼屬同寅誰無情面假有翻異專事刑逼令依原供不問
事理之虛實唯以周旋寅誼為心或經附郭以原勘解府該
犯于過府堂時復翻者又仍發回附郭則拷訊酷烈更甚于
前查知府之事較縣為簡附郭政務又較外縣為繁彼既須
自理其民又代各外縣鞫獄非摸稜于發件即拋荒其本務
况每府一年招解之案不過數十起而該府尚不能自審得
情必倚重于附郭是豈知府之當逸抑知府之必愚耶洎由
府定讞轉解至司司又發首縣原

國家設官之制使賢治不肖不以卑凌尊今以各府讞定之
獄而使首縣復之是以縣監府也且臬司分尊一經親審假
其案有出入府縣既不敢以私語形于稟牘欲假公上省面
求則又緩不及事獄果冤抑易為平反至首縣與外府分同
所屬外縣交若兄弟書札囑託餽遺瞻顧遇有翻異仍前刑
嚇痛則思死益冤誰雪是則發審之本意原所以重刑獄而
明則獄囚遭無辜之拷掠暗則解役增守候之浮費迨解役
所費既多內以挾制其本官外以取償于編戶是展轉發審
之弊直使家居良民橫被擾害况書役既以辦公賠累得行
其意于本官則一切聚賭窩娼包庇匪徒私鑄私販常入計
慮之所不及者皆可無所不為言念及此實為寒心臣愚以

為招解之案命犯不過一二人即盜犯鹽犯人數較多事已明白無難問訊似不宜假手首縣致滋扶徇况外縣恃首縣挽回之力唯事黃緣上司藉首縣指臂之加曲加聽受是以勘轉官頤指氣使習為因循承審官任性市獄習為草率其關係政體尤非淺鮮若謂首縣明幹料不能出府司之上臣愚以為即府司勘轉翻異提案親鞫及上控親提之件遴選能員幫辦查臬司在省自有候補丞倅州縣其中不無明白公事之人各府亦有同通首領幕僚各官俱可傳至署內別聽督同研鞫在府司親審本有一月正限為期已寬似不必別起委審限期希圖分過益事稽延若招解之案皆責令勘

轉官親審則承審官知案關出入即干例議自必虛中定擬且案件皆依正限完結解費可以減半計州縣招解各案至繁之缺每年不過十起簡缺更少近日外省攤捐各款如上司書役紙張飯食皆由州捐解而州縣書役反須自捐辦公揆以名義似有未協臣愚以為各督撫當酌量地方情形于舊有捐款之中核其可以裁汰者從實議減而于各州縣自辦公事之紙張書手解費均以該州縣三年成案酌中定制作為該州縣捐款同現行捐款各條造冊詳報以昭核實庶幾該員辦公不藉書役出財遇有舞弊延擱戩法害良者可

而親民之官可以設法清釐塵積不致釀成巨訟以副我
皇上宵旰勤勞辟以止辟之至意矣臣生長江鄉迤北各省
情形或有不必盡同于此者謹據見聞所及竭忱繕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明

訓示臣謹

奏

為胡墨莊給事條陳清釐積案章程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為敬陳外省積案必可清釐與新案不致再積之法以甦

民困而飭吏治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頂問擬杖徒以上例須通
詳招解報部及奉各上司批審呈詞須詳覆本批發衙門者
名為案件其自理民詞枷杖以下一切戶婚田土錢債鬥毆
細故名為詞訟查外省問刑各衙門皆有幕友佐理幕友專
以保全居停考成為職故止悉心辦理案件以詞訟係本衙
門自理之件漫不經心而州縣又復偷安任意積壓使小民
控訴不申轉受訟累臣查案件雖關係罪名出入然一州縣
每年不過數起即或未歸平允害民猶隘至于詞訟三八放

告繁劇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詞至百數十紙者又有攔輿喊
稟及擊鼓訟寃者重來沓至較案件不啻百倍若草率斷決
或一味宕延則拖累之害幾于編戶是故地方官勤于詞訟
者民心愛戴明于案件者上司倚重然州縣莫不以獲上為
心常有上司指為能員而民人言之切齒者此皆以詞訟為
無關考成玩視民瘼或以既得于上反恣意凌削其民之故
也是以積弊相沿州縣舊案常至千數署前守候及羈押者
常數百人廢時失業橫貸利債甚至變產典田鬻妻賣子疾
苦壅蔽非言可悉近年封疆大吏皆知聽訟為恤民之首務
積案為病民之大端飛檄交馳飭屬清釐又派委員分赴各

郡專駐郡辦然未定以章程明示賞罰州縣詞訟無冊籍詳
報可稽印官委員勤惰能否漫無覺察故印官奉檄若具文
委員安坐郡城畧不事事上以名求下以偽應吏治民風毫
無起色查律例及處分則例開載州縣自理戶婚田土等項
案件定限二十日完結仍設立號簿查核督催該道分巡所
至將該州縣每月已結未結若干件摘敘簡明案由開單行
知該州縣將未結之案飭令按限完結申報並將一單移知
臬司申詳督撫查核如有逾限不行審結者照事件遲延例
分別議處若號簿內有將自理詞訟遺漏未經造入者罰俸
案由朦混填注者降一級調用係有心弊匿或未結捏報已

結者革職府州查出揭參者免議如不行查揭州縣應革職者府州降三級調用州縣應降調者府州降一級留任巡道查報不實罰俸六個月不隨時查催者降二級調用查出弊混捏報不申詳督撫者降三級調用至上司批審事件即責成批審之上司凡有已違一月之限催提不覆者即指案移司詳院查參又云內外衙門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並要限內完結若事干外郡官司關追會審或踏勘田土者不拘常限又云州縣審理詞訟遇有兩造俱屬農民關係丈量踏勘有妨耕作者如在農忙期內准其詳明上司照例展限至八月再行審斷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現涉

爭訟清釐稍遲必至有妨農務者即令州縣親赴該處審斷速結不得票拘至城或致守候病農其餘呈訴無妨農業之事照常辦理不准停止仍令該管巡道嚴行查核申報如州縣將應行審結之事藉稱農忙停訟稽延者據實參處道府不實力查報一并嚴參又云各省有刑名等官每月自理事件作何審斷與准理拘提完結之日日按月造冊申送該管府道司院查考其有隱漏裝飾按其干犯別其輕重輕則記過重則題參如該地方官自理詞訟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聽候以致廢時失業牽連無辜小事累及婦女甚至賣鬻妻子者該管上司即行題參上司徇庇不參被人首告或被科

鈴當作鈴



道糾參將該管各上司一併交部從重議處又云上司批發道府查審以奉文之日起限道府自行准理以告官之日起限又云審理詞訟衙門無論正署官員于詞訟審斷之後即令該吏將各案犯証呈狀口供勘語粘連成帙接縫鈴印離任時將一切已結卷宗造冊交存外其未結各案分別內結外結及上司批審鄰省咨查并自理各項彙錄印簿逐一開具事由照依年月編號登記注明經承姓名造入交盤冊內并將歷任遞交之案檢齊加具並無藏匿抽改甘結交與接任官限一個月查對出具印文由該管上司核明詳費巡道臬司存核臬司核明仍移送藩司入于交代案內若造送遲

延者分別議處倘不粘連卷宗降一級留任已粘連而不用印者罰俸一年未經粘連用印以致抽匿改換滋事舞弊降二級調用又云地方竊案經事主報官州縣諱匿不報者每案罰俸六個月不行查核之該管府州罰俸三個月又去州縣申報竊案該管上司詳記檔案于歲底彙查量記功過以為勸懲統計一年內報竊之案能拏獲及半者毋庸記功過不及半者每五案記過一次及半之外多獲五案者記功一次記過至四次者罰俸六個月記功四次者紀錄一次緝獲前官任內竊案一案記功一次俱准其與過抵銷開單咨部查核各等語推求例意以府司皆有勘轉重案專責道員既

白
不
管
讞
定
罪
名
是
以
將
自
理
詞
訟
責
成
道
員
位
尊
足
以
資
彈
壓
缺
閑
足
以
資
查
核
任
專
則
無
可
推
委
議
嚴
則
有
所
懲
懼
良
法
美
意
可
云
詳
切
無
如
外
省
辦
案
唯
命
盜
及
軍
流
以
上
罪
名
尚
照
定
例
扣
限
其
尋
常
杖
徒
之
案
則
于
詳
文
尾
聲
明
案
係
外
結
請
免
扣
限
字
樣
至
自
理
詞
訟
各
件
則
從
無
違
例
按
月
冊
報
各
上
司
者
州
縣
交
代
之
時
雖
造
交
代
案
冊
申
送
然
皆
仿
照
前
案
交
代
原
冊
略
增
數
案
各
上
司
收
受
文
冊
從
不
核
對
駁
問
絕
不
聞
有
以
隱
匿
遺
漏
案
件
揭
參
之
事
及
民
人
上
控
亦
不
提
交
代
案
件
冊
查
核
此
案
曾
否
造
入
即
州
縣
審
結
自
理
各
案
亦
從
不
違
例
申
報
各
上
司
無
憑
查
核
其
卷
宗
除
奉
文
提
審
之
案
從

不
粘
連
用
印
是
以
日
積
月
累
詞
訟
積
壓
盈
千
累
百
恬
不
為
怪
視
民
瘼
若
兒
戲
玩
條
例
如
弁
髦
相
習
成
風
牢
不
可
破
今
若
以
數
十
年
積
弊
而
一
旦
繩
以
一
切
之
法
則
外
省
大
小
各
官

飭
督
撫
酌
量
地
方
實
在
情
形
先
將
積
案
清
釐
以
觀
後
效
查
各
省
候
補
丞
倅
州
縣
及
佐
貳
人
員
無
慮
數
百
應
由
督
撫
嚴
飭
州
縣
將
所
有
積
案
分
出
招
解
批
審
自
理
及
竊
盜
各
項
按
照
月
日
摘
具
事
由
造
簡
明
冊
籍
分
別
已
結
未
結
限
文
到
一
月
內
通
詳
申
送
督
撫
再
憑
冊
核
查
派
委
人
員
前
赴
該
州
縣
幫
同
分
投
辦

理其重案及攸關人命竊盜應緝城內詞訟俱仍責成該州
縣自理所有各鄉詞訟及奉批發審人証在鄉事理較輕之
件委員到彼會同本州縣督飭經承將各鄉分開約以方二
三十里居中擇一寺院公所委員檢齊卷宗帶同諳練經承
皂隸各二三名前往駐辦督撫俱先將清釐章程及民間訟
累疾苦愷切諄示廣發張掛其訟經年遠查核兩年之內原
被告俱未呈惟一詞者自屬民氣已平不願終訟摘出案由
十起一冊詳銷仍榜示于署前及該鄉公所門首委員到鄉
即摘出應審各案事由大書榜于公所之前聲明如有願息
者即同原被告協同戶族鄉地赴委員處具息請銷凡具息
者除事關命件搶奪聚眾械鬥之外不許苛求駁訊其應審
事件即票仰該鄉地傳集赴公所聽審量從輕減議結仍會
同本州縣備摘案由載明斷語及息詞十案一冊詳結間有
被告遠出而原告負氣不願息訟者委員于辦完一鄉開單
移回本州縣自理若原被或有一造外出而其親族出頭調
說具詞求息者亦即准息仍俱摘明審息緣由仿照秋審榜
示之例榜示公所之前曉諭衆目其榜仍准本州縣會同列
銜委員約繫缺三四人簡缺減半委員不敷則以該州縣佐
貳巡檢隔汎對調幫辦其有城詞訟臬司首府各委幹員勒
限先清以為首倡府城附郭除上司委員外該府仍委丞倅

白口券送路文書
先將城內詞訟率同清釐所有應行審解之案仍照原限不得藉口清釐轉滋遷延約計積案至多之省不過十餘萬起迤北各省詞訟較簡想尚不及此數除去兩年不催徑行詳銷及兩造願息竊盜應緝有二造遠出候提之案約去其半每省不過四五萬起分投查辦限以半年無不可以審結淨盡者上司以委員結案之遲速多寡分別功過其審結之案經半年無上控翻異者定為一等以次差之凡列一等者咨部分別議敘拔補拔委以示獎勵其有審斷不公因循遲延及住城掩飾者立與嚴參蓋書役之長技在延擱使兩造不齊不能聽斷以遂其養案肥私之志必官自下鄉則官民相

近鄉地一呼兩造可以自行投審胥役不能閒沮如此則積案可清矣舊牘既清之後所有新案嚴飭州縣照例按月申詳責成道員督催提驗督撫仍按季加造詞訟事由冊籍分別已結未結咨明刑部刑科查出遲延積壓照例議處遇有民人京控之件則由收詞衙門行部科查核本案有無造入冊內其有未經造入者則係有心隱漏道員照徇庇例嚴議院司府亦各議以應得之罪不事姑容是原告尚未解往而吏議已及部費打點無能為力則各知慍慎不敢貌為寬容代人受過如此則新案不致再積矣再州縣竊案積多功過不能相抵例有處分不能隱匿務必認真緝捕不敢怠玩其

有關於民瘼吏治似非淺鮮查近年民風刁健上控京控之件日多是以嚴立章程凡未經本管官審斷而輒上控者即所控得實亦治以越訴之罪臣愚以為州縣受理有正限二十日若民人控告已逾二十日州縣正限不與審理者即准其上控至道府各上司受理有正限一月又扣足提解人証正限二十日及程限每日五十里如上司提審扣正限及提解程途各限之外不與審理者即准其再赴督撫衙門控告督撫批審亦有正限一月如該民人守候又逾例限來京控訴者責令該民人于呈內聲明在州縣守候若干日府道督撫各守候若干日果係已逾例限不與審斷者免其越訴之罪仍將各官照遲延例議處庶大小各官自顧考成不敢任意疲玩拖累良民矣臣愚昧無識生長田間謹據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臣謹

奏

書三案始末

兩論

三案者一江蘇銅山縣段李氏案二山東泰安縣徐文誥案三浙江歸安縣陸名揚案也

論者近世之言冤獄者推柴大紀楊天相大都謂大紀之禍起於與福文襄拉手天相之禍起於提督陳大用欲擅功單

白川秀道隱文
奏不會總督蘇凌阿銜予友寶山張孟如故與大用天相相
識為予言蘇督部賄縱之洋盜八人蔡牽實在其中非僅後
有二人山東破案已也然實係千總周非熊所獲天相為
其營主倚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財冒功天相故非無
罪者也嗣與果勇侯楊宮傳共事馬蘭述及大紀之案宮傳
言聞之時齋宮保其時宮保以武舉從文襄渡臺柴伯被全
紅雨襪坐城外道旁侍者三四十人皆少健衣服都麗馬膘
壯鞍轡粲然過

欽差十數柴伯皆不起文襄至乃執敵禮文襄故不快入城
見士民乘城者皆躺地閉目以手拉草根和土納口中無生
人色文襄言餓甚者近粥飯輒死命先以糖漿徐灌之兩日
乃與薄粥得活者數萬人入鎮署又見鋪墊華廡查存倉尚
有米二萬石乃大怒欲據實參劾閩督李侍堯力請始得以
他事論死予前聞在臺當長隨之周姓言其目擊事與宮傳
說畧同當共濟遇風之時而不惜士卒自縱至此其不至他
變者

列聖深仁厚澤有以作立信之民激發其忠義自捍疆場大
紀顧藉以倖邀異數雖殊死斯當其咎矣至段氏有財而不
知自衛幾無完卵媳烈妻義莫如省識斯所謂殆有前緣者
耶徐令罔上行私獨名揚出與為難雖財不入已固非自全

之道矣而鄉里敬信至不煩官府者二十年家產無所增入
曲者不以為怨其廉讓有足多者戲言挑激竟報夙怨所謂
壁不忘鼠者也人怕出名猪怕壯諺言其不信矣乎文誥之
竟不死幸也溫公初任直督頗不能孚衆望蹶後復起而東
省吏治為之丕變擊貪酷蘇困起弊不可更僕數皆予客岳
公署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用悔哉荷戈未久復畀大藩讒
口沮尼卒以不用迹溫公自曹郎起道府陟封圻嘗蔚不可
遏是必有推挽之者矣幡然晚蓋遂嬰衆怒伊公濟仁無術
頑至戕生得毋將有所厚而去其疾耶帥公撫浙六年政聲
為封圻最偶失詳慎遂貽重悔然草菅民命以為得計而終
身安富康强者比比也帥公獨知所悔遂以瞽而廢矣悲夫
重曰岳松庭承宣山東誠述堂提刑江蘇皆延予為總理初
予皆與約曰賤子才力但能辦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敢聞
命然在松庭所庶幾踐言佐述堂未免有闖入八九者矣吳
棣華提刑聞而怪之曰人言吾子辦事必以七分不公道為
約有諸予曰畫地自守鄙志也然常媿未能無渝盟棣華曰
不公道至七分甚矣吾子得毋憤激而發此談乎余曰豈第
君子無易由言何閣下之言之易耶衡時度勢非至七分不
公道必不能行不公道僅至七分則吾心差可自安而訟者
一勝一負亦皆得以自慊賤子調和而為此期望不可必之

談何闕下反疑為憤激耶。棣華曰：願終其說。予曰：案至兩司則承審官已為被告。故本案之曲直與有司之平枉以十分為率。官民各居其半。其在官之五分。難以言公道矣。民與民爭曲直而成案。有司枉之。然後兼與官爭。甚至棄本案之曲直而專與官爭。平枉則上游之有以毆之也。故善者惟於本案曲直爭多寡之數。曲直在本案者。果五而得三。是諺所謂大頭已向下也。訟至于提省審辦。兩造之力皆已疲。蓋有求已而不得者矣。公道昭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氣必平。曲者之健也。常恃官吏見公道昭於上游。則已失其所恃。而又不為已甚。留不公道之二分。使得藉以自飾。則豈有不可已之事。

乎本案之曲直。明官吏之平枉自見。而直者之氣平。則其與官爭也不力。而枉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納。而不至翻異。故予嘗謂保全官吏在舒民氣。而不使之鬱者。良以此也。今在省獄辦案者。不然。人卷至省。其曲直未嘗不了。然於心目也。以為順其曲直。則官吏之獲咎至重。必顛倒墨白。勢禁而強持之。益深。使之喻水之必溺。益熱。使之喻火之必焚。以甘心就枉而不悔憾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民之枉。而訴於有司。有司既從而曲之。激為上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上游曾亦何利於其間哉。然而啟口必以為事關全局。不可長許。上之風。釀禍造劫。殆有不忍逆料者。此賤子所為。必以七分。

白門券送陽文書
不公道為約而自忖平生所經猶深內媿者也。棣華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竟無不公道在七分以內之事乎？予曰：州縣受理稍持公道，雖使至八九分可也。至兩司則格礙多矣。然不曰三分公道而曰七分不公道者，為不公道之取數已贏，不敢更以公道自居，故變其詞使居上游者知所做懼也。賤子所經民與官訟之案數十百起，誣枉在民者不過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解結梳根，務求得實。官吏慄慄惴惴，恐問官亦為之咋舌，相結肆謗，譏然其卒也。未嘗辦一參案而絕無釀成巨獄者，以不欲鬱民故也。近世以鬱民而成巨獄者，如安徽之壽州案、江蘇之丹徒案、浙江之德清案，皆仰頌

聖慮，星使交馳，問官道府以下聯袂赴戍，而剖別本案曲直，誠未能得十分之三。閣下所悉也。有一案參一官，則一省之可居官者或寡矣。結正其本案，而通融其因緣牽掣者，七分不公道不亦可乎？棣華稱善者久之，然而是說也，祇可用之於控訐之案。至官吏自為執法，復何顧忌之有？雖然，不可以不務昭其信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後勞其民，阿諛兩鉅公為公折收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專為屬吏開方便法門也。惟素行不足取信於民，而屬吏之信之甚，摯控

旨誑愚為

白川秀遠閣文集
國欽怨豈必歸安始有徐江都始有陳哉銅山詣驗照例殮埋初心固無他也吏誘於外友聳於中凡此皆有司自為軌法不關訐上而上游不舉其職動引投鼠忌器以為說罪坐所由恐蒼蒼者未必同此夢夢也秦安勘而疑疑而導以出路未為大失也事跡明白乃任性負氣倚上游以與民爭議以首惡不亦宜乎予留別大明湖詩云無非同有非無罪同有罪齊治自古然於今竟莫改豈惟齊而已哉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九

齊民四術卷第八

刑二

邵和州事略

乾隆四十八年秋銓部以禮部主事浙江進士邵君為安徽直隸和州知州君携二僕之任既受篆悉召書役問名齒諭之曰汝等占缺皆由買受然吾來不能虐吾民為爾等贍家計汝等及此時尙有餘財可更他業日後汝等苦賠累求遷業不可得將重怨吾吾故先以相告即日諭承發吏限一月將州屬遠近未結之案分別城內闕廂各鄉都圖為清冊同

卷先後送閱吏莫喻其故至期城內及關廂冊至約二百餘
案君晝夜檢核乃手書榜于署門曰某某日某某地保帶某
某案人証赴城隍廟聽審如有獎捺者許原被自赴廟報到
十日而二百餘案悉結每結一案君輒朱書案由及讞語榜
廟門人心大服君乃擇各鄉有廟宇處摘出四面十餘里之
案分都圖諭其地保帶人証如城內之法携書辦二刑杖二
厨役一乘馬下鄉居廟中就決之三月各鄉舊事千七百餘
案皆結其新事隨特批審無留州屬既無事乃乘馬至所屬
之含山縣督令審理如其州三月含山之積牘亦清君不携
眷口不延幕友書役值日者于内厨給其飲食食指不過十

數人和州故事食用物皆有官價下鄉則地保備供應君一
切罷之便高以利民兩江總督署所用牛油燭向由和州供
應君蒞任止其供督署檄取之君乃買桐油燭一千斤專役
賁送而牘内言宰牛干例禁令和民遵例不復宰牛無以得
牛燭具印領領桐燭價并其運脚大府笑曰此書迂見小如
數給之于是各上司不敢有所徵求于君君善飲在州無事
則日乘馬携一役擔酒出郊野遇耆老耕者呼與共飲而詢
其鄉里有不率教者言至薄懲而切諭之民相勸從善以無
煩我君也在和州十七月部有錯擬之案君既出則羣引君
吏議君降一級調用五十年正月遂去任和含之民皆闔戶

以贖君州城在大江西至止馬河上船相距四十里君出城五日乃得達民為君具巨舫八以收餽遺不能容又增小舟五君故少僕從民為押送至君家君既登舟而江頭數十萬男婦號哭之聲震動東岬東岬居民亦為之流涕君既去而後任悉改君法如未至之前民愈思君和含士人追念君德各為詩文張背于州堂至重疊不可辨識余十歲時從先君子至和州上墓寓張老家目見其事張老謂余曰即君日後做官當學吾即公祖吾年八十餘見公祖數十唯邵公祖滿載而歸也閱今三十餘年忘君之名恐久而并忘其實故筆記如右而論之曰近世守土者多以士刁民頑為說以余

所見陽湖呂榮字幼心知桐城以失鞘被劾呂君虧帑萬五千桐民醵金萬八千以完其虧其餘以資捐復呂君入都眷屬百口寄桐民爭以薪米雞肉餽膳之歷二年不絕以沆其行河內白守廉字省之知合肥捕役鬥毆殺人以革役具詳上官劾其諱飾白君去官已二年總督閱兵至合肥士民具呈請為捐復者至萬人呂君為人尚權變其治行固非郡君比白君又出呂君下而民皆愛之如此婺源縣知縣沈恕上游所稱能吏也以受贓為民所持不得已使出銅差其眷口出署民爭揭輿簾而視之從者曰此沈父母官眷也不得無禮民皆曰吾雖貧一看沈父母官眷亦可矣當塗縣知縣顧

之羨太平縣知縣曹夢鶴南陵縣知縣徐心田每下鄉所坐
轎輒為居民所碎臣州縣升調去任時民爭以紙錢撒其輿前
者不可勝數夫非猶是安徽之民耶司封圻者可以鑒矣

永康州知州方君壽序

世臣弱冠得交天下賢豪長者其敦行能文章強半皆常州
人也今年又識方君彥聞於都下彥聞常州後起之尤秀已
常州士人之為外吏有政聲者推左君仲甫呂君幼心吳君
禮石李君申者魏君曾容世臣皆得交之禮石申者曾容治
行尤異與交亦尤歡唯彥聞之尊甫友槎先生官輒較遠同
人盛稱其治行而迄今未得謁先生以乾隆丙午舉於鄉赴
乙卯大挑以知縣籤掣甘肅歷知成禮平番三縣事擢靜寧
州奉諱去官服闋起用改發廣西授永康州知州所至皆有
能名嘉慶丁丑六月先生年登六十彥聞之友在都者謀所

以祝先生而徵文於世臣時俗尚祝嘏之詞率諛謾無足重
世臣雅不為此然以十餘年思慕而未見之人得以一言自
質其是非是烏敢辭蓋嘗論吏之失職久矣為吏而能舉其
職者內則刑部外則州縣然州縣之所有事錢漕則丞主之
案牘則簿主之緝捕則尉主之庠序則校官主之是故長官
之職在與利除害勸課農桑激揚孝弟而已自長官以錢漕
為利數案牘為威權始盡奪丞簿之職至風俗之淳漓閭閻
之安擾以其無利於己也而置之不問於是校官與尉之設
始冗於胥徒汙於黜僧而州縣之本職抑盡廢棄已為其上
者復專以錢漕案牘行其攷核是以天下州縣千數幾莫有

能言其職者也吏職廢而世道衰民之敦內行者則以為懦
事力田者則以為魯其因事呼籲克徒之所構吏役之所噬
則常在焉唯長官之好文者乃能與浮華詞客相親近事唱
酬外是則皆豪強武斷與官吏為布以漁牟吾民否則能挾
持其短長者也民見良之被害而奸之有寵風尚所趨可知
也語曰視君長如父兄今父子異居兄弟相訟者徧天下長
官反因以為利其父兄之不知而况如之者乎是以一旦有
急如當陽長陽曹滑之已事左右為仇敵盡室靡遺斯
國家何賴焉先生前攝禮縣時西北教匪充斥禮間於隴蜀
為出入必爭之地賊首王三槐以數萬眾薄城環攻之四閩

白川卷之四
月而民人固守城卒不陷說者以為先生有奇略然非其平時敦崇孝弟培擊奸猾使民人鼓舞信服而得同其好惡烏能使之如手足捍頭目守死百餘日而無粹變耶先生既耻軍功之冒濫名不登於牘又不欲自張其績故所以致此者罕能言之先生性強項不肯剝下以媚上上游鮮有能善者以先生長於決獄他郡邑有疑難必飛檄調鞫以此得相容然言聽訟於州縣未已言決獄於聽訟則尤隘已聞先生更事至熟而意氣不衰意氣者吾人之所以能任事也然不獲乎上則民不可治其祝先生曰懋德脩而平乃意氣使得以盡舉長官之職而風示天下以為

國家干城之衛者吾不於先生望之而誰望哉彥聞即趨省永康其誦之以進觴於左右先生其亦然吾言也夫

送畢子筠分發浙江知縣序

子筠以教習期滿例得知縣籤掣浙江余滯迹都下於其行而告之曰知縣世所稱父母官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說之者曰豈樂也弟易也言君子以樂易為政故民愛之如父母樂之反也苦易之反也煩君子以苦煩為政則民惡之如盜賊所必然矣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說之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有功是父母之行也呂覽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舉事而使人不可知是其心深恐人之知也是盜賊之行也近時州縣廉俸常不足以抵捐款需次既無廉

白口券進閣文
俸又羣居省垣酒食徵逐人事所不能已其勢必舉人錢子
母相權歲時倍稱一旦得缺急償私債更有待聘之友閒暇
過從導為不善甚至與友為市名曰包辦失足之後欲悔無
從故世人呼初入仕途者為下鑪言精鐵至此皆鎔化也故
予以二言贈子筠曰儉曰勤儉需次則不舉人錢勤則蒞任
不留民事難者曰子言誠是矣然廉俸不敷辦公又有攤捐
向應延友購募必不可省之經費其將安出余應之曰無野
人莫養君子勞心者食於人今中縣率五六萬戶以父母自
居則此五六萬戶皆子孫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子孫而不
能養一父母者乎以盜賊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事主也天
下有五六萬戶之事主而不能捕一盜賊者乎世之為吏者
固無不勞心心為民而勞則近於父母矣心為己而勞則近
於盜賊矣史公有言廉吏久久更富吾足迹半天下見吏之
歸於富者大抵皆近廉者也子筠勉之矣

宣著省分

為提刑通示合省

為諄切勸諭以正風俗而息訟源事照得明刑所以弼教道
政先於齊刑欲息民爭務救俗弊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

飭命吏崇教化之源繼

諭齊民遵婚喪之制明禮所以防未然先教所以挽積習

聖意諄切薄海周知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斯土頗聞濱江諸郡士風秀穎沿河一帶民氣勁

直最為大省夙稱易治然好文之弊易近浮華尚武之流易

鄰刁悍則有尋常宴會必窮山海之珍製造冠裳競為奇巧

之飾甚至以聚賭為謀生之資視狎妓為敬客之具奢能敗俗先自陷於滔淫事既犯科尤授人以挾制又有席厚之家負氣之子拳拳勇以助勢養訟棍以樹威常至睚眦小怨奔訴連年口角微嫌喝令成獄抑思出養匪徒之資為睦嫻戚鄙之費則羣情頂戴乾餽無愆積善留貽降福可必豈有構怨結忿蕩產亡身之禍哉更或覬覦官荒垂涎漲藉子母則用沙棍之謀倚勢欺凌則資沙虎之力利能昏智巨訟必覆其家天道好還驟坍并累其後有力置產何必為此至於訟棍亦讀書識字之流拳勇皆手足便利之輩自食其力儘足養生又何取多行不義自貽伊戚耶本使司職主提刑時切無刑之志官名廉察不以苛察為能固不肯假耳目於近習致啟報復索詐之風又豈敢博忠厚之虛名反長蕩檢踰閑之俗為此示諭闔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務宜各執其業各安其分以終凶為戒以有耻為期為

盛朝改過遷善之民成大省聲名文物之盛將見貧者不終於貧富者長守其富則本使司之所厚望也倘若教而不改是謂怙終法所必加焉能曲宥過奢淫以裕民生除強暴以安民業固本使司之職守也後悔無及各宜凜遵須至告示者道光紀年四月廿五日

白口秀法...
為江蘇提刑誠述堂通札所屬

札某官知悉照得廣恩所以集益求助必先諮詢雖類若畫一成法可守而因地制宜治道所尚本使司恭膺

簡命陳臬此邦宦轍初經土風未習徒懷興利除弊之心不得挈領提綱之術該某官供職有年講求素切大則事關通省小則一郡一邑無論現蒞之邦舊治之地果於民間疾苦確有見聞或以事權較輕未能逕舉或以量移太速未及觀成但有真知確見可以裨益吏治民風者如係本使司專政之事即時採納施行其應詳明兩院憲及會同藩司各道者亦即據情詳咨熟商辦理既以匡本使司之不逮亦足覘該

員之才識所至以備任使即有迂遠不切之談本使司斷不以此見責其各直行所見逐條開摺悉意詳陳毋存隱飾至於佐祿微員近民尤甚但通政體奚限官階札到該員即抄錄移行所屬俾其各言心得逕申本司務使民隱得以悉達襄舉善政此係本使司虛懷求治之衷惟望同舟共信以期相與有成竚切竚切須至札者道光紀年四月十五日

為直隸承宣陸心蘭通致所屬長吏

言初至直省地方情形諸未諳習然前此兩任京職久居本境三官東土近在鄰封頗聞直省地瘠民貧又差務殷繁苦累尤重甚惟順天二十四屬同應

蹕路民累而官亦累其去京較遠之區派差里下民累而官反樂我

皇上惠澤畿輔無微不至本年冬差

特減車輛閭閻輸納供億

清塵固是分所應為尤屬出於至願然紳士既免差徭而稍有力之家指捐職銜即入優冊是唯終歲勤動之農民方供

白口秀述閣文
雜派優免既多飛洒益重在諸君子身為民上目擊重困
未必更存自利之心然內不能不委任家丁書役外不能不
假手地保里胥侵牟愚弱徵一科十理勢之所必有迨至痛
極籲號而議者又以事關全局難與伸理言來自田間夙知
稼穡出守閩中切近州縣官常累况亦已漸悉東坡有言士
大夫莫不愛其同類然官吾類也民亦吾類也竊嘗謂以一
家而論則為官之人少而為民之人多以一身而論則為官
之日少而為民之日多即如宦遊外省戚友過從未嘗不詢
問本地父母官治行何似固未有以縱吏為能虐民為得者
也求仁莫近於強恕取則不遠於伐柯我心所同無煩贅說

言謹與諸君子約束春辦理差務當本年劇災之後即有收
州縣亦多附近災區必期一率舊章無增有減革除積弊少
寬民力則言得相安無事藏其樛拙幸甚幸甚若仍有洒派
不公以及朘民自植言身居屏藩曾不能少紓民間疾苦平
日讀書所學何事而尚能然為諸君子之長官也耶御下
如東濕薪固素性所不肯為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書之史
冊以為至論言雖不材又敢上負聖恩下孤民望以博寬厚
之稱於百數十員屬吏乎言聞有司更換之際吏胥因緣為
奸供億迎送於民無益然至其不得已也則兩害相形必取
其輕唯望諸君子共體此意毋使言之必至於不得已也

白門券選閣文
為民設官古今通義所為尊卑相維者原以力能舉事則上游足以有為而洞悉民隱則州縣得之切近諸君子宦遊直省閱歷有年民間疾苦亮多加意而或事有牽掣勢難徑行或不時受代未能竣事或差次體察權不由己是皆卓見在胸長才未試利關全省固屬鴻猷害除一邑亦為隱德言承乏下車情同牆面雖懷勤求之心未得誠和之要倘荷諸君子念切同舟不吝教益各行所見以匡不逮勿拘體裁唯祈迅速說果可採言必陳明大府商同司道漸次舉行即或意見不同亦徵心乎好我言接見諸君子有所聞知無不披露原期交勉有成並非恃勢矜己惟望諸君子鑒察言心毋有

所隱

人之才具相懸而性同一善行徑萬變而道無異趣古今稱吏治者必曰循良凡以循良者有心人可勉而至故史傳紀之以為百世法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康誥曰若保赤子世之養子者固有善不善之殊矣而其子皆得長育成立則以母氏之求之誠也故其識見警敏更事繁多者苟肯誠求效可立致即或資性遲鈍初登仕版廉養於儉拙修以勤人一己百強明可必古史所稱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多留人思者此其選也更有墨誤習染素行不檢震无咎者存乎悔往昔賢豪如斯不乏近世郭尚

白口券送附文
品詣不可並論者詳之

石公祠碑

君諱家紹字瑤辰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也以嘉慶癸酉拔貢
生教諭壺關己卯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籤發江西補龍
南縣知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大庾新城新建擢瑞州府
銅鼓營同知署饒州贛州知府己亥五月二十八日卒贛州
府署年四十有八君耽精書史通百家之言和夷坦蕩口呐
呐若不得辭而以己度人以情求物臨民折獄常得其真巨
猾負嵎服君清德遠來歸命在潦泮歲君盡心焉災以不害
迹君宦輒來則老幼歡迎恬嬉謳舞去則壺漿塞路涕泣橫
流知與不知稱曰石爹爹爹爹江西民呼父也乙未秋君謝

南昌事寓省垣予從詢土俗淳漓之故君曰僕縮符十餘載
間居追溯無一可對士民者慚憾而已遑知其他予聞斯言
憚乎若飲醇醪而自醉也是年十二月朔省開粥廠主者循
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洵洵不可止君往諭曰汝等
速散明早看告示斷不使有一饑民無粥喫也則皆曰石爹
爹不欺人遂散去先是在事諸君所以諭眾者較君倍諄切
矣然非君言卒莫聽君集書六萬卷常就予論析疑義君或
未習歸則竟夕檢本必見其深時發予所未及治安於民道
信於友如是可以為易簡理得仕學交優者也君既卒官所
蒞舊部各請祀君於澤宮南昌紳耆更醵金錢建專祠以奉
嘗君官斯土者慕君行治集力彌躑躑遂以庚子冬落成祠
宇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僉謂祠有興廢唯明德為不朽然
非託於紀述何以昭示來茲興作嚮往爰伐貞石載茲清頌
庶幾中郎不作仍傳無媿之辭文子來遊不昧與歸之智其
辭曰

於穆石君天篤誠懇自孚孚人不負幼學懿德之好聲繼召
父胡不慙遺以福蓬戶民之戴君謂察謁請君之棄民誰淪
痲癥桃李不言榮名豈既新祠有翬以妥豈弟君心乎民自
茲有歲民心乎君無怠永世

石君嘗問文法所宜至碑版予曰當以中郎為極則漢碑

傳者既多闕文其有可讀亦近樸樵韓歐諸刻或已詰屈
或已委縲唯中郎文質得中舊法頗為愜心歐公有言所
以慰吾死友耳今古真有同情祠成進主予勝其龕曰得
人心所同為吾黨生色附記於此道光壬寅六月錄稿

書兩知州事

嘉慶中吏部以杭州庶吉士某甲為溧水縣知縣其父至署

鈎稽觸銳怒遂欲遞解其父為書啟友汪衣白批頰而止通

省莫不聞邑人有徐氏子好博而善竊其母告官收繫之數

月邑有竊案賍甚鉅捕人白非得徐氏子為線不可獲出

之許以獲案則釋歸案果獲知縣釋徐氏子鄉人公呈以為

必釋徐氏子且殺母不聽未幾徐氏子竟毆殺其母獲

前不受理案延三載至嘉慶二十五年四月邑民不勝憤共

縛於輿中昇至知府署曰還汝好官知府惶遽曰大府雖

出省有藩憲在民又輿至布政使司大堂置而去故自結

白門券
於大府檄署按察使唐仲冕竟其事遂抽改文案依過失殺
父母律擬絞覆大府大府檄之還任入謝謝諭曰吾計政
體耳若徃必不保其靜候擢任是年冬即薦為泰州知州而
考之曰久任溧水民情愛戴江寧巨紳在都閱邸抄笑曰戴
則有之愛則未也大府出考可謂拔十得五矣中書吳嵩梁
聞之嘆曰此有故實乾隆末吾江西有知縣袒逆子為合縣
所訐調省實訊案既結捧檄回任縣民共閉城乘埤擲瓦石
不得入遂回省大府乃擢之知州

吳諧

戊子歲杪候友生於鈔關逆旅案上有綬冠紀畧同舍繙閱
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蟒服乘車不避
呵殿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臺諫屢以為言禁不可
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蟒服宴遊者乎是必
失實其別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習染於吾吳請得
以自治者為證特前朝尚有能言禁止者耳夫榮華光耀則
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切氏者本實產或獻之
巨室列於北屋未幸也其主人庄佃徧南北患諸僕出司庄
佃輒侵租入故常遣愛姬督其成優其名曰別宅茶切氏乘
間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庄僕役小隸為鷹犬厚餽遺主
人左右交構蔽主人苦累佃客將使主人庄荒滅歲入終必

白門券世傳文
為家計憂主人深念茶切氏內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
察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庄佃以在吳為最大遂使居吳以
務寬佃力茶切氏至則服鳳蟒御綵輿歷阡陌諭佃客以主
人意佃客感泣叩頭頌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
慄請條教已而有小隸之謹者遇佃寬茶切氏怒曰如是則
入數較少若何以自給且挪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
者積數鉅至不可掩覆惶遽無所措而茶切氏語管家曰吾
嘗過彼管佃應甚具設是宜多費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
釀舉之母煩主人聽於是諸僕競縱小隸剝佃客而索租薄
所收存者然心懼茶切氏或一旦寵替事輒敗相率購姬侍

常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股削環訴主人茶切氏乃
曰諸僕皆主人所遣職在管庄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租
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以佃客言責諸小隸是諸僕亦
有咎即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且益驕雖妾且無權
又損主人威况諸僕隸力辦庄佃事多有不能銷算經費者
又各有妻妾子女仰贍給佃客自慮於租額外別輸小租為
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怙諸小隸者愚弄耳實不出佃
客意主人惑其說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漸至無力糞畝畝
庄日蕪穢大小租故不減前然簿籍大都子虛矣監奴備知
之以者茶切氏故不敢詰茶切氏又時時以諸小隸廉幹白

沿

主人得進稟籛者過半主人謂茶切氏督庄佃有成效既佃
客與小隸相安益治田致豐裕戴主人恩德乃大寵幸八月
茶切氏為秦淮賞月之遊以其古金粉地也艷飾加盛以稱
之秦淮凋敝久聞見樓僂觀者為之傾市過於吳時雲間並
海處有異禽質鷹也頭畧如虎自秋浦來於潮誕日集城中
作人言曰鼓牢牛具殊不避人茶切氏聞之命管家致之吳
以待返杜姬婢夙親幸者皆識之曰鴝鷓也當為室家不祥
最後有羗婢羊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鴝鷓乃鴝鷓自紫陽
訓鴝鷓為鴝鷓惡鳥致諸姊妹沿其誤其鴝鷓名巧婦又名
女匠工為巢以所繫卑弱故常為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

若夫人畜而豢之齒於鷄練則莫佩服夫人博物淹通不惑
俗論矣茶切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隸奔走
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粧蟒騎從遊街巷炫燿
煊赫略等茶切氏居人爭側肩引領望顏色嘆羨不絕口斯
非所謂蛇化為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不稱其服哉同舍
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開闔客大笑曰是諧也吳人故善諧因
筆而題之曰吳諧

書饒嘯漁文後

饒君文略云予過揭陽遊於郊遇醴館捕梟客述前任揭
宰桐城姚_侯之賢不知予與侯舊也謂侯治方萬端姑言
所目擊者其時城外居民各守隘出隘即道梗豪強攻掠
鄉堡擄人口以勒贖慘酷至無人理鄉堡被毀之人無歸
則去為盜地不能耕賦稅無所出潮屬皆然而揭為甚官
其土者如坐漏舟姚侯蒞揭先集驍健而教以擊刺步伐
之法次集紳耆而諭以鋤暴安良之意時西鄉喬林之林
與砧浦之黃最為大姓而相仇殺林姓共四房亦有自仇
殺者其林居林國祥林守與黃某尤積猾各鳩眾數百曰

事國劫侯設計弋獲論誅之侯偶率驍健下鄉遇持火鎗者結隊行望見侯悉沒水中侯命以漁網取之得五十七人訊詳伏法揭之盜數十數箕頭鄉為劇侯率驍健圍之三日獲其魁即先截手足而後杖斃之河婆司地袤延數十里林箐深密土豪開質庫其中以濟盜侯斧其林藪其庫邑人始可通行又嘗捕一兇盜據供積十八案侯縛之大竿命以火鎗下鉛丸轟之十八出如其案數謂非此不足儆兇頑也侯聞盜即輕騎往捕故得不遠颶盜風息地可耕故民賦不負侯以課最擢理搖廳去官日捐民飲江走送者萬數而豪強則酌酒相賀客之言如是予以為治

亂民如斬亂絲非武健不勝儒者溺其職矣使侯得竟所施當進於此卷懷而去惜哉侯之弟石甫在閩任廳縣時如侯在揭今天下易聲亂之郡凡十數廣東則惠潮福建則臺灣江右則南贛江蘇則淮徐安徽則鳳穎河南則南汝光陝西則南山皆宜特選能者授便宜不拘文法有成績則加秩賜金使久於其任既久乃起擢大僚許舉賢自代而保任其終始侯之兄弟實可當此任矣

道光廿有五年三月伯山辭大定守歸老白門登岸即相遇握手道契濶曰吾子出山未幾旋遂初衣吾儕中不負平生之言者殆無異人余作令臨漳時依侍慈訓其行事附見吾

子所謨先母傳中服揀發廣東補捐陽置身矢石炮火中與
亂民從事者三年庶幾焦思竭才守貴州唯尚不失本心耳
無可言者稍暇當縷述在粵事質吾子以世臣之正病目也
六月伯山乃出龍巖饒廷襄所作書客言捐陽宰事見示嘯
漁與伯山及其弟石甫友善亦世臣舊好為古文辭閩士莫
能先也世臣受讀卒業種卷兩起嘆曰嗚呼誠閩人也習閩
中之官與民仇以勝為能何其昧乎治道之甚耶夫治道如
醫道也醫者治病必審症之寒熱察人之虛實而為劑則病
去而人安和故治寒以溫劑治熱以涼劑然人實而症虛得
其道則易如反手實症虛人補之則症得其助攻之則人受

其殃實症既久則人無不虛此固良工之所為內手遲回而
不敢率爾處方者也捕梟客唯知勤捕多殺耳無足怪而嘯
漁為之說曰治亂民如斬亂絲意蓋本於齊文宣彼時遇民
如雜氏豈可更汗筆舌乎至謂當不拘文法便宜從事加秩
賜金久其任則本於龔遂傳然龔遂之求不拘文法便宜從
事者乃施撫循之政以反前此諸公之所為而漢帝以加秩
賜金久任之所以使之優游漸漬變民心成善俗非縱之行
非法又日久積威以劫民也蓋絲不得理故亂亂者理之故
亂有取乎治治絲而禁尚不可况斬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
經綸經綸皆治絲之事當屯難之時必如治絲者循省以求

白曰券通陰文
其端委曲以引其緒則亂者就理而理者順治黼黻文章斯
為始事如見絲亂而即斬則天下無理絲矣龔遂曰治亂民
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書之良史以為至論
揭陽之亂民持械結隊而見官即沒水○是其亂尚未至如
龔遂治渤海虞詡治朝歌時也虞詡治朝歌善矣非此必無
以自脫而臨終命子猶以為悔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
善而民喜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管子曰民不可
勝龔遂曰欲勝之耶將安之也至孔子止盜之方則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天下言缺之優者推廣東而廣東之
優缺又推三陽三陽者潮陽海陽揭陽也皆潮屬海濱斥鹵

故當瘠地瘠而缺優其誅求可知也官誅求於民必任猾吏
猾吏必構秀民猾秀文構民不勝誅求而求得所當則黠者
附秀而勤者自為盜吏惡盜而創為非法秀民即效之以虐
良懦乃成亂民於是盜有數邑數日盛則吏不能制而缺反
瘠故伯山之泣捐也捐為畏途已而其源實不外此蓋開粵
之亂必首械關大姓之公堂皆積巨貲亂民覬公堂之貲而
無以攫之則與他姓構衅以成械關關成則官賂山積官樂
亂民之械關以納賄亂民樂官之納賄以開銷公堂故例有
械關案定即將公堂分散其族唯留祭資之專條然定例後
卒未見有遵行者蓋公堂散則械關息是官自塞利源也然

後知孔子不欲之言之不可改也伯山受事固未知其當如是久也急近功以稱用我之意故數年間謀已入最然去官時豪強相質是豪強固在而習未變也繼伯山居其地者缺必復優此固近今之所至稱賞者第恐優未久當必仍伯山未至之舊耳呂氏曰威不可恃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不遭則敗託威亦然威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息而疾威則身咎數十年來上游之欲威民甚矣故任武健之吏以疾其威威之疾至無可加於亂民而民之亂未見其有瘳也若威之不能者或及其身少殺威而已嘯漁更持非武健不勝儒懦溺其職之

說蓋本於酷吏傳序彼儒者固無適而可矣嘯漁以儒儕之是悉知儒效乎龔遂詩儒也渤海之治無媿誦三百焉爾者經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儒者之效也蓋地方雖極亂亂民之數斷不及良民之什一唯亂民氣聚則良民無以自保官仇亂民而不得其道則良民滋懼亂民因得肆詭言以愚良民而使之服從是良之從亂皆官為之政也儒者為政必能使良民之氣聚良民氣聚則亂民勢孤勢孤則撫脅從而鋤稔惡可以惟我之所欲為而莫

白曰券法國文
之梗久而成俗則善建不拔盡善抱不脫者矣且嘯漁所謂
非武健不勝者是勝民之說也官求勝民民亦求勝官官民
爭勝無已官必終於不勝官既不勝則反事姑息姑息以復
亂民所魚肉者唯良民而已可不為之寒心哉善乎班氏之
志刑法也曰伯夷降典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
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饑寒並至窮斯濫濫聚聚擅
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扭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
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法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今承衰周暴秦之後民既不畏又曾不恥故俗之能吏以殺
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

網密而姦不塞刑著而民愈嫚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此
固非今州縣之所能舉而亦今州縣之所當知也伯山石甫
皆與世目善皆負絕人之姿也善讀書伯山尤習久世目既
見魏曼文謂其文不足心重伯山而深足慮其誤來者伯山
雖老而好善不倦非不能受盡言人也故書復伯山並評斯
世真儒焉

白口卷之四十五



